

女儿上大学了。

这是一件应该让人高兴的事,但我却高兴不起来。那个一直黏着我的小丫头,忽然就独立了,自己当家做主,独自面对风雨,我的心中竟隐约有些恐惧,仿佛回到了30年前自己初入大学的青葱岁月。那时的我,忽然感觉要离开父母的羽翼,独自面对整个社会,一时说不出的茫然涌上心头。

一些不经意的小事,也在夜深里一一浮现:高考刚结束,遇到楼上的邻居,笑着问我,你现在轻松了吧?我笑着回应,那是!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感觉,只是烦恼,女儿上哪所大学,才能有个不错的前程呢?

高考成绩下来后,女儿选择在b市上c大学的2+2(国际预科教育,国内两年,国外两年)。她自己选的城市和专业,我和老婆都认可,似乎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了。但我却总觉得不安:她能适应新学校的生活吗?同学会欺负她吗?她会朝着好的方向一点点前进吗?

未来似乎一下全涌到面前,却无法看清。

9月1日,北上到校后,仿佛是要验证我的担心,女儿挑个宿舍都经历了一波三折。

老师先是要求住在校内,费用相差不多,却是近200人共用不到20个洗浴位。老婆坚决否掉了这个选项,提出要求在校外公寓安排住宿。老师显然颇为不情愿,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。分配好寝室后老师又告知需要按专业进行调整,专业相同的住在一起。原订寝室的“室友”本已建了

野人寨为一谷口,一边是皖省源头天柱山,一边是汨汨奔赴长江的潜河。当年,汉天子武帝巡南郡,登礼天柱,号为南岳,就是从这里登岸,有桥即名为旌驾桥。

野人寨为形胜之地。两千多年后,当四十二岁的皖籍作家张恨水初次游览天柱山时,便发出这样的感慨。他在谷口策杖,大河曲出,层峦叠翠,合抱着聚居的人家;入谷北望,烟云遥挂,缭绕着阵阵梵音。那是1937年的12月,张恨水从南京返回家乡潜山,他因疾未能遍览天柱,只至野人寨及谷中三祖寺附近,然而壮丽的景色依然让他振奋。他说:“佳哉,故乡有此山水,予乃于此日始得之。即不登潜岳,予已饱尝一离矣。”于是,在入川坚守抗战大后方的艰苦岁月里,他时常在炮火隆隆中想起天柱山下的谷口,想起袅袅炊烟和回环的朝山之音,终于写成《潜岳引见录》,在1941年的上海《旅行杂志》刊载。

其实,那年冬天,在潜山,张恨水是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的。此前,他以半生卖文之蓄创办的《南京人报》为战火摧毁,南京受难,他只得辗转送家眷回乡,满目疮痍、一身病痛,在流离的荒野,在投宿的深夜,仍然笔耕,记录紧逼的硝烟。

对一个离开家乡近二十年的游子来说,归来本该是满含热泪中的诉说平生,而战事阴霾下的回乡是局促的,除了野人寨之游,张恨水只在县城做了两次演讲。一次是在梅城小学,他着一身长袍登上大操场的讲台,高亢道来《我们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》。另一次,是受潜山抗日动员委员会之

个群,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

一番奔波,我们把女儿送到顶楼的宿舍。那是一个6人间,条件虽然不够好,却也能够忍受。房间里已经住下了一个艺术管理专业的女生,和女儿不是一个专业。她打扮时尚,成熟老练,正和男友视频聊天。随后来的第二个室友是本地人,和女儿一个专业,看起来热情大方,是个不错的伴儿。床铺安置好不过十多分钟,家长却又跑来匆匆卷起铺盖,说句“弄错了寝室”,逃也似的离开了。6个人的寝室里,居然没有和女儿同一个专业的同学了!于是老婆再次和老师联系,要求换个有同专业同学的寝室。协调了一段时间,老师提供了另一处宿舍。虽然号称两人间,却是一个大套房,里面有两个两人间、两个三人间,等同于10个人的宿舍,条件比原来还略有不和,好像再也换不到更好的宿舍了。老婆一边擦着汗珠,一边言语恳切地和老师沟通,直到问起换走的本地同学住在哪里,老师才让女儿去了那个宿舍,楼层从顶楼的13层降到7层,房内的设施也好了不少。更重要的是,同寝室的室友看起来都是刚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,淳朴中透着青涩。

女儿上学要带的行李不少,只能

选一部分快递。囿于尺寸,快递时被子和床垫各打了一个包。可同一个菜鸟驿站寄出的两件快递,却被分到学校的两处收件中心,一个东北,一个西南。我向女儿吐槽这样的配送方式,难不成收个快递还要把“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”?最后我只能抱个箱子从东到西、由北向南穿行校园取快递,累得像一只搬家的蚂蚁。

女儿就像是一棵小白杨,遇到了人生初长成的第一次风雨。

大学第一天,火热的军训就开场了,15辆大巴载着700多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男少女奔赴近郊,去上独立人生的第一课。目送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出发后,我和老婆才转身登上回家的火车。

不料没到营地,女儿就传回几张照片,说“先头部队”反馈住宿条件太差。有的上下床的梯子居然能旋转,宿舍里虫子也随处可见。我们还在安慰她,忍忍就过去了,只有二十多天时间。可不多时,就有老练的寝室长“揭竿而起”,带着同样嫌弃住宿环境的同学打道回府。老师们来不及劝阻就走了四五个。有的家长得知情况,也情绪激动地和老师在手机里理论起来。

女儿从未见过这等场面,一时不

知如何是好。学生们迅速分成两派,一派坚决要回校,宁可自己花钱打车,也不在这基地里训练;另一派则在犹豫中观察,既希望摆脱糟糕的环境,又不想违背学校的决定,日头下备受煎熬。

这是三年疫情后的首次拓展训练。老师们猝不及防,开始了漫长的讨论,学生们趁着这个空窗期返校了一大半。女儿则摇身一变,成了事件的观察员,不时向火车上的我和老婆反映进度。最终,校方还是决定让学生们先返校,并调车将剩下的孩子送回去。折腾了一下午,学生们有些沮丧,直到晚上返校的途中,气氛才渐渐活跃起来,同学群里开始发红包,谁抢到最大的红包要在车内表演节目,男生们拿出笔记本电脑放音乐,在车厢里唱歌。直到晚上十点多钟,我们回到了安庆,女儿也才回到宿舍。

疲累之后,一段崭新的青春即将启航……



血泪,以文明志、弯弓射日?

很难说出具体的原因,因为家乡山品的烙印从迎接一个苦闷忧愁的青年的那一天,就刻在他的心尖上,从此,不管几经折返,这烙印只会越来越深。

是什么样的山品烙印呢?或许野人寨的历史能给我们以只言片语。咸淳元年,南宋已成倾覆之势,元兵攻入同安郡,到了潜山,当地人刘源率众奋起抵抗。从谷口至天柱山,营寨片片,这一守就是十八年。刘源是义士,别号野人,据说谷口经口口相传而名为野人寨就是为纪念他。

“大时代来了,保卫大武汉的炮垒,已经架在潜山之麓。报纸上杯口大字标题,印出潜山二字。”1938年6月,张恨水在重庆以《新民报》为言论阵地振臂高呼,不久,又写下《野人寨好比小宜昌》,认为:“在山上,可以控制野人寨,在野人寨,又可以控制潜山,而且做了岳西的锁钥,所以这里有争夺战了。”可以想见,张恨水深知野人寨地理位置的重要,也对野人寨的英雄历史了然于心。如其言,当武汉会战打响,卫国的健儿鏖战野人寨,“做出了一番地灵人杰之事!”

五年后,皖鄂两省十三县知名人士募资,在野人寨筹建景忠中学,也就是如今的野寨中学,为的是景仰以身殉国的忠烈。远在重庆南温泉桃子沟茅草屋的张恨水,受聘为学校的名誉董事。当年,在千里之外的僻壤,烽火阻隔中的张恨水给过家乡怎样的允诺,已然不得而知。我想,那一定是斩钉截铁的,因为,与国同在,总是赤子的必然选择。

## 张恨水与野人寨

曹冬艺



野中学子 储永志 摄

邀,在圣庙明经堂,呼号团结,一时听者如潮。

当然,也有同自己倾诉的时刻,像后来发表于重庆《新民报》副刊《最后关头》的诗《登城》所描绘的那样:“曝背能医小恙平,悲笳声里辄登城。昂头天外呼龙起,把盏风前当槊横。岂有丈夫甘病死,可能亡国作书生?潜山高瞰如相问,肯负人间好姓名。”那该是在一个旭日渐起的清晨,他以病体登城,西北望顶天立地倔强的天柱山,深感曝背固然能医身体之疾,却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国难之下心中

的痛楚,今日既不甘疴累,则更当奋起,作红缨在手不负人间的男儿!

所以,仅仅十几天后,1938年初,冰雪未消,张恨水便西上入川。在重庆,他以笔为枪坚守“最后关头”八年之久。

曾经,张恨水只是一个因失怙返回原籍而苦苦寻求出路文弱青年,后来北上,没日没夜地做着新闻苦力,再后来,将年复一年积累的文字心血灌注于报刊连载小说而成名。

但终究也还是妇孺口中的通俗小说家,缘何,他的笔饱蘸家国的